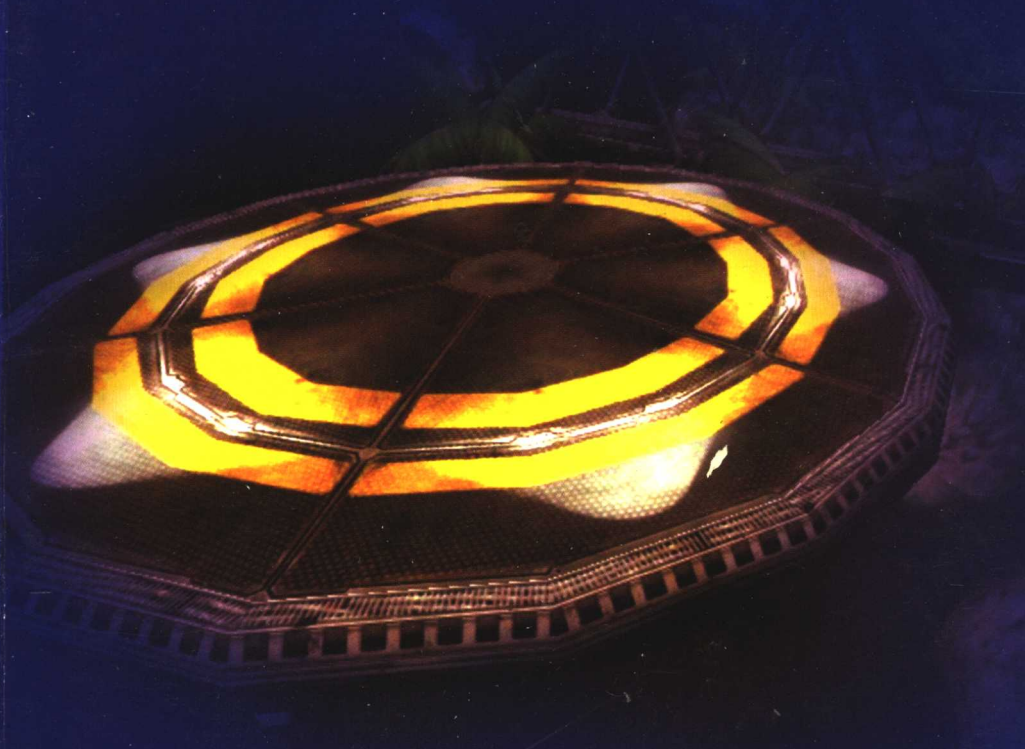


SHI JIE KE HUAN ZUO PIN
JING XUAN WEN KU

吸引全球千万眼球的神秘经典
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



[德] 卡尔·格隆涅等著 (李丽琼 邵芳 编译)

复活的神经思维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——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——

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

复活的神 经思维

[德] 卡尔·格隆涅等 著

李丽琼 主编

——人民日报出版社——



目 录

一、可逆转的人间岁月	(1)
暗天无色的日子..... [巴西] 安德列·卡尔芮伊罗	(1)
可逆转的岁月	[美国] J·G·巴拉德 (19)
发明魂的人	[波兰] 斯坦尼斯拉夫·莱姆 (32)
冰川叫期的生命活动	[法国] 勒内·巴雅韦尔 (44)
百年一梦	[法国] 亨利·伯尔奈 (59)
二、人类思维系统命令	(96)
莫名其妙的思维命令	
..... [俄罗斯] 姆·敦塔乌 格·伊兹玛伊	(96)
全自动化服务.....	[美国] 汤·沃尔夫 (100)
最新心理高数测试	
..... [美国] 厄体拉·克·勒吉恩	(111)
神丹妙药.....	[美国] 斯蒂芬·狄克森 (123)
硅石锥体人.....	[美国] 艾·阿西莫夫 (143)
卡维尔博士.....	[匈牙利] 留·赫尔纳吉 (166)
第二十号生物	
..... [英国] 基特·贝特勒 格里·戴维斯	(169)
独特奇怪的殒疗.....	[英国] 阿瑟·克拉克 (183)
变身人.....	[英国] 罗·斯蒂文森 (191)
复活的神经思维.....	[德国] 卡尔·格隆涅 (218)
有意识的体验.....	[波兰] 埃·瓦利赫 (223)
丛林深处之谜.....	[保加利亚] 斯·斯拉夫切夫 (240)





一、可逆转的人间岁月

暗天无色的日子

〔巴西〕安德列·卡尔芮伊罗

★
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
★

华达士比别人接受这种自然现象的现实稍为慢点，只有到了第二天，当每个人都在对天色越来越黑、光线越来越暗议论纷纷时，他才承认这是真的。有几个老太婆在大声喊叫，说世界末日要到啦。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，他们大多提出抽象的解释，混杂着从报纸看来的科学评述。而他仍照常上班。往日高高在上的上司，现在也站在窗前，跟人侃侃而谈了。大多数雇员都没有来上班。巨大的办公室里摆满了桌子，大部分都没有人坐，这就说明了事态严重的程度了。

那些经常留意天气的人首先注意到，阳光似乎稍为弱了点，房屋和物体都被越来越多的阴影包围起来。最初他们以为这是一种视觉幻象，但当晚甚至连电灯也暗弱无光了。妇女注意到水总是煮不到沸点，食物又生又硬煮不熟。无线电广播了各种各样的见解，还引述了权威人士的意见，它们都是含含糊糊、互相矛盾的。这使得神经质的人们惊慌失措，火车站和汽车站挤满了离城的人。谁也不知道他们该往哪儿逃。时事新闻节目说，这种现象是全球性的，但华达士对这表示怀疑。

不过，最后收到的一些电报都是肯定的；阴影在迅速扩大。有人划了一根火柴，于是试验便开始了。人人都作过这些试验：





复活的神经思维

他们会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打着一个打火机或拧着手电筒，注意到光亮大不如前。灯光不再象以前一样照亮房间。这不可能是全球性的视觉衰弱啊。竟然可能伸手指进火里去而不烧伤它们呢。很多人都吓坏了，但华达士并不是这种人。他在四点钟回家，这时已经得把灯点亮了。它们却发出很少光——看上去活象一些红色的球，危险信号。在他经常去吃饭的餐馆里，他只获得供应冷冰冰的三明治。店里只有店主和一个女侍应，她后来也走掉了，慢慢地穿过暗影步行离去。

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

华达士并没有什么困难就回到了他的寓所，他早已习惯很晚回家，连走廊的灯也不必去拧着的。电梯不动，于是他从楼梯走上四楼。他的收音机只发出古怪的声音，也说不清是人讲话还是杂音。打开窗门，他面对着成千上万暗红的光点，那是巨大的大厦的灯光，大厦的轮廓迷漾地挺立在无星的苍穹下。他走到电冰箱旁，喝了一杯牛奶；马达已不再动了。看来水泵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，他把浴缸塞好，放满了一缸水。他寻着自己的手电筒，走遍了他那层小小的公寓，在暗弱的光线中焦急地找寻自己的东西。他把奶粉、麦片和苏打饼干的罐子和一盒朱古力，放在厨房的桌上，然后关好窗子，把灯熄掉，躺在床上。当他认识到危险的现实时，一阵寒栗流遍了他的全身。

他睡得很不安稳，尽作恶梦。隔壁公寓的一个孩子在哭着，要他妈妈把灯拧着。他惊醒过来，用手电筒抵住手表，他才看出原来已是早晨八点钟了。他把窗门打开，外边差不多完全一片漆黑，你可以看见东边的太阳，又红又圆，就好像是隔在一块厚厚的黑玻璃后边似的。在街上人们走过时朦胧的形象，活象是些剪影。华达士好不容易才洗了脸，他走进厨房，和了些奶粉，吃了点脆饼干。习惯势力总让人想起了自己的工作，他这才意识到没有地方可去了，这使他回忆起小时候被人关进衣柜时感到的那种恐怖，那儿空气不足，而且黑暗逼人。他走到窗前，深深地吸了





口气。太阳如红色的盆子高悬在天空黑暗在背景上。华达士无法协调自己的思想；黑暗一直令他感到好像在奔跑求救。他握紧拳头，反复对自己说：“我必须保持镇定，保护自己的生命，直到一切都回复正常。”

他有一个已婚的妹妹，住的地方离这儿有三个街口。

一种想同别人联络的迫切感使他决定到那儿去，尽自己办法去救助她一家人。在黑暗的走廊里，他利用墙壁作指引。在走廊的一边，有个男人焦急的声音在问：“那边是谁？”

“是我，公寓三一二号房的华达士。”他回答。

他知道对方是谁，那是个初老的男子，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。

那男人请求道：“求求你，讲给我妻子听，这黑暗就要过去了；从昨天起，她就一直在哭，孩子们都吓坏啦。”华达士慢慢地走过去，那女人准是站立在丈夫身边，在默默地抽泣。他设法微笑了一下，虽然明知他们根本无法看到他的。

“不要担忧，太太，的确相当黑，不过在外边你仍可以看到太阳在那儿呀，没有危险的，它不会持续很久的。”

“你听到了吧，”那男人接口说，“那只是黑暗，没有人会受到损害的，为了孩子你得保持镇定啊。”从声音听来，华达士想象他们全都搂作一团。他保持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始走开。“我现在得走了，如果你们需要什么东西……”那男人说了声再会，一边在鼓舞着他的妻子，“不，非常感谢你了，它不会持续很久的。”

在门外的石阶上，他看不出一样东西，只听见从不同的公寓大厦门口传来谈话的片言只语，缺少了亮光使人们讲话更加大声，或许是一片寂静，令他们的声音听来更加清楚吧。

他走一亡大街，太阳高悬在天上，但却没有洒下任何一点光线，也许比下弦月还不如呢！不时有人在身边经过，有单身的，





复活的神经思维

也有成群结队的，他们都大着嗓门讲话，有些在街上不平的地上绊跤时还开玩笑呢。华达士开始慢慢起步，用心辨认着到妹妹家去的路。大厦暗红的轮廓模糊不清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他走得很慢，对那些从他身旁匆匆走过的人感到有趣，从某个露台传来了一只小狗呜呜的哀叫，在远处有哭声，慌乱的叫喊，人们在叫唤，有人在一边走一边祈祷。

华达士紧贴着墙壁走，免得别人碰撞他。他确定已走了一半路程，停下来喘一口气。他有胸部起伏，猛吸着气；他的肌肉绷紧，而且疲倦了。他惟一方向的识别点就是那正在消失的太阳的一团暗污，有一阵他想象别人比他能看得见更多，但现在惊叫号哭声四起，华达士猛然回转身来，那抖动的红盆已消失不见了。黑暗笼罩一切，连大厦的轮廓也看不见了，他觉得迷失了方向。根本没有可能继续再往下走了，他只好设法回到自己的公寓去。摸索着墙壁，他认出了一些门口和商店橱窗，开始往回走，他的脚在行人道上拖着，满身大汗，哆嗦不停，全部意识都集中在回家的路上。

拐过街角，他听到一个男子讲着语无论次的话，向他这方向跑来。可能是个醉鬼，在大声喊叫着。他粗暴地揪住华达士，而华达士则设法摆脱他，要他镇静些。那男子反而喊叫得更响，全是毫无意义地乱嚷。华达士不顾一切，一把掐住他的喉咙，将他推开，那人跌倒在地，开始呻吟起来。华达士向前伸出双手保护着自己，向前走了一段路。在他身后，那醉汉大哭大叫，痛苦呻吟。一道没扣好的窗门被风吹得格格作响。往日被收音机和汽车声掩盖住的各种声音，都纷纷从房子和公寓里传出来了。在黑暗中，他双手摸索，辨认出不同的标志，有铁栅栏的门口，住宅的围墙和它们的大闸门。他在石阶的第一级被绊倒，有人喊道：

“外边是谁？”

“是我，四楼的华达士。”





“你到外边去了？你看得见任何东西吗？”

“不，到处都看不清一样东西呢。”

一阵沉默，他慢慢走上楼梯，小心地移动着身子，他打开了门，躺倒在床上。

这只是一次短暂而焦虑的喘息，他无法松弛自己的肌肉，无法冷静思考。他慢吞吞地摸索进厨房，设法用刀子撬开手表的表面，摸到了指针，是十一点钟，或者是快中午了吧。他在一杯水中和了点奶粉，喝了下去。门口传来了敲门声，他的心跳得更快了。那是他的邻居，问有没有水可以给孩子喝的。华达士告诉他储了满满一浴缸水，就跟他一起去带他的老婆孩子过来。他不再吝啬了。他们手牵着手，拉成一串，沿着走廊一步步走回来，孩子们镇定多了，甚至连那人的妻子，也不再哭泣，而在不断反复地说：“谢谢你，十分感谢你。”华达士把他们带到厨房，让他们坐下，孩子们紧紧拉住他们的母亲不放。他摸到了碗柜，打烂了一只玻璃杯，跟着找到了一个铤锅，从浴缸打满了一锅水，拿到餐桌上来。他将一杯杯水递给伸过来摸索的手指，他无法在看不见的情况下把杯子拿平，水都溅满了他双手。在他们喝水时，他想看看能不能给点什么东西给他们吃。小男孩谢谢他，同时说他肚子好饿。华达士拿起那一大罐奶粉，开始小心地弄点吃的。当他慢慢地打开奶粉罐，一匙一匙数着，用水调奶，他大声地数出声来。他们都在鼓励着他，叫他要小心点，还称赞他能干。华达士花了不只一个钟头来调奶和把奶定量分派给大家，这番努力，使自己确信还有点用处，这使他感到好受些。

其中一个孩子因什么有趣的事笑了起来，这是黑暗来临后第一次让华达士感到乐观，深信一切都最终会没事的。那以后，他们在他的公寓里长久地呆下去，设法交谈。他们会倚着窗棂，搜寻远处的灯光，有时看到了，大家都热心得不得了，但发现的只不过是连他们也无法承认的骗人假象罢了。华达士竟成了那家庭



的领导，他养活他们，带引他们走进那四个房间的细小世界，这些地方他就是闭上眼睛也认得出来的。他们在那晚九点或十点才手牵着手离去。华达士伴送他们，还帮助孩子上床。在街上，绝望的父亲在大声呼喊，要求食物。华达士把窗门关严，免得去听见这种哀号。他所有的食物尚够养活他们五个人一两天。华达士留下来陪着他们，就住在孩子们房间的隔壁。他们躺在那儿聊天，他们说的话，象是他们生存和作伴的联系，最后他们都去睡了，头枕着枕头，活象沉船的水手攀住木头，听着那些求救的哀号，他们却无法去救应。他们睡着了，梦见新的一天黎明，一个碧云天，阳光流洒进他们的房间，他们的眼睛如禁食得饥渴难忍，贪婪地饱餐着色彩。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。

华达士手表上的指针指出大约是八点左右了。其他的人开始活动起来，他们又手牵着手一串儿回到他的厨房去，吃他们俭朴的牛奶麦皮的早餐。孩子们撞着了家具，在细小的客厅里迷失了方向，他们的母亲焦急地责备他们。他们一旦在扶手椅上安顿下来，又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好了。

他们又谈起了这怪现象产生的成因，虚构出种种原因和超越科学的假设。华达士鲁莽地评论说这种情况可能永远会继续下去。那女人又开始哭起来，这次要使她镇静下可就难了。孩子们尽在问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。华达士突然感到渴望要做些什么事；他站起来，要出去调查一下。他们都反对，认为那是危险而且没有用的。他得向他们保证他不会走出离大厦超过六十尺，只到街角，他绝不横过街去。

出了屋外，他倚着墙壁，侧耳倾听。一阵寒风呼啸着穿过电线，把地上的纸片刮得发出轻轻的响声。在远处传来了嗥叫，一阵比一阵变得越来越强烈，还有别的声音，很多口齿不清的叫声。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紧张地等待着，然后走上几步。只有他的耳朵可以捕捉到那淹没在黑暗中的城市的脉动，他张开双



眼或是闭上眼睛，都是同样的黑暗，没有开始也没有尽头。留在那儿静静地无所企待，实在太可怕了。

华达士感到鬼影幢幢包围着他，他几乎是奔跑着走回大厦去，一路上墙壁擦伤了他的双手，在石阶上又绊了一跤，这时有人吃惊地喊问：“外边是谁？外边是谁呀？”他气也喘不过来地回答了，三脚并两步地跨上楼梯，回到楼上去，他的朋友也互相碰撞着设法找他，怕他受了伤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大笑起来，坦白承认他被吓坏了。

其余一整天时间里他们干了和谈了好久，描述着他们在干着什么事，这把他们联系起来的谈话最后停住了，他们谁也不知道，但都不约而同地同时抬起头来，倾听着，沉重地呼吸着，等待着一个不会出现的奇迹。

限了量分着吃，那盒巧克力也吃光了，还有些麦皮和奶粉，如果光明不早日恢复，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。时间在流逝，又再躺下来，闭上双眼，千方百计去睡，他们都在等待着黎明把天光照亮窗子，但他们照常醒来，眼睛一点也不顶用，火焰熄灭了，炉灶冷冰冰，他们的食物也要吃光了。华达士分派了最后一点麦皮和牛奶。他们不禁担心起来。这大厦有十层楼，华达士心想，他该到顶楼去望一望远方。

他走出去，开始往上走，从公寓到处传来了问话。“谁在外边？谁在上楼梯？”在七楼有一个声音向他保证：“如果你要上去你尽可以上的，不过你只是在浪费时间，我同另两个人刚到过上边，你根本看不见一点东西。”华达士碰运气地问了句：“我的食物吃光了，我有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跟我住在一起，你能够帮我一下忙吗？”那声音回答：“我们的储存也只够吃到明天了，我们实在无能为力……”华达士决定返回下边去，他能把真情实况告诉他的朋友吗？

“我并没有一直上到顶上去，我发现有人在不久前才刚刚上



复活的神经思维

过那儿，他说你可以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看到一点什么，他解释不出那到底是什么东西。”

当他提出惟一可以自救的主意时，那对夫妇和孩子们心里都充满希望。他要再次出去，打劫一家大约离一百码处的杂货店。

他从工具箱里找了一根铁撬棍作武器，离开了他的住所去偷吃的。一想到可能会碰到什么，就够叫人胆战心惊了。黑暗把荣誉全都泯灭了。华达士贴着墙壁行走，他心里尽力把这段路的细节重想出来，他的双手摸出每一个凹缺，一寸一寸地，他的手指沿着大厦的外廓，一直摸到了那波纹状的铁门。他不可能弄错的。

它是在这条街上惟一的商业机构。他弯下身去找那门锁，他的手却没有碰到抵抗，门是半掩着的。他弯着腰走了进去，没有弄出一点声响。右边的货架上该有着食物和糖果的。他撞到了柜台，骂了一声，一动不动，肌肉绷紧，等待了一阵，他爬过了柜台，开始伸出他的手，摸到了搁板，动手沿着货架摸去。那儿什么也没有；当然罗，他们在还没有完全黑暗之前就把东西卖光了。他伸起手臂，更迅速地搜索，什么都没有，一丁点儿东西都没有了。他不再担心弄出声响，往架上攀，手指摸到的尽是堆积的尘埃。他毫无顾虑地爬下来，弯腰向前，双手发狂地向各个方向移动，他满以为可以摸到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罐头和商品，结果愚蠢地把双手碰在墙上，擦伤割破了多处。华达士好多次又重复回到他开始搜索的同一地点。店里什么也没有，任何角落都空空如也。他住了手，仍焦急着想再搜一遍，但心里明知这是没有一点用的。显然，对于那些家无存粮的人，杂货店铺是惟一的解决办法嘛。

华达士坐在一个空木箱上，泪水充满了他的双眼，他该怎么办？失败而归呢？还是再去别的更远的杂货店搜寻呢？他连那些店子的准确地点都不知道呢。





他捡起铁撬棍，以细碎小心的步子动身回家去找他那些看不见的朋友，突然他停住脚步，双手摸索，找寻一个熟悉的标志。他一步又一步，再走了几码，一直走到一个不熟悉的街角，才发现门户和墙壁。他得回到那杂货店，重头再开始，他沿来路倒退回去，在黑暗中用手指摸索，想寻找那有波纹状的店门，但却找不见。

他迷了路。他在行人路边坐下来，太阳穴扑通扑通猛跳。他挣扎着站起来，活像个要淹死的人似的大叫起来，“求求你们，我迷路啦，我需要知道这条街道的街名。”他一次又一次反复喊叫，一次比一次更大声，但没有人回答他。他越感到四周沉默，他就越大声哀求，请求他们发发善心帮他个忙。但他们干吗得帮他呢？他自己从窗口也曾听见过迷路的人请求帮助的叫声，他们绝望的呼喊，让人害怕会发生袭击的疯狂行为。华达士漫无目标地向前走，大声求救，解释说有四个人在依靠他，他不再去摸索墙壁，只是匆匆忙忙地走着，打圈儿转，象一个醉汉似的，乞求人给他点消息和食物。“我是华达士，我住在二百一十五号，请帮我一下忙吧。”

在黑暗里有着声音，他们不可能听不见他的，他大声哀求，不再顾及羞耻了，黑暗之幕已把他变成了一个无助的孩子。黑暗使他窒息，从他的毛孔渗进来，他改变了他的思想了。华达士不再哀求，他吼叫着咒骂他的街坊，用恶毒的话骂他们，责问他们干吗不回答。他的无助变成了憎恨，他握紧铁撬棍，准备以暴力夺取食物。他一路上碰见别的象他一样乞讨食物的人。华达士向前走，挥舞着铁撬棍，最后碰上了某个人，他一把抓住他，抓得紧紧的。那人惊叫起来，华达士不放他走，要他讲出他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，和怎样能弄到点食物。那个似乎是个老头，害怕得哭起来，华达士放松了手，让他走掉。他把武器扔进大街，坐在路边，倾听着各种细碎的声音，风吹拍着被荒弃了的公寓的窗



复活的神经思维

门，发出格格的响声。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冒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，是野兽或者是人落人陷阱或饿坏了的深沉、尖锐刺耳的嗥叫。有一种轻轻的有节奏的脚步声走近来，他喊叫求救，然后静等回音。在一段距离外有一个男子的声音回答他：“等等，我来救你。”

那人背着一个大麻袋，累得直喘气。他叫华达士帮他扛住袋子一端，他自己走在前边。华达士感觉出有点东西无法理解，那汉子满有把握地拐弯时，他几乎跟不上他呢。他心里不禁犯疑，说不定他那同伴能多少看见点东西，别人已复得光线了。他问他道：“你走得那么有把握，难道你能看得见东西了吗？”那人过了好一阵才回答：“不，我完全看不见东西，我是全瞎的。”华达士结结巴巴：“在这以前……也是瞎的？”“对，生下来就盲了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到盲人院去，我住在那儿。”

那瞎子瓦斯哥告诉他，他们已经帮助过一些迷路的人，还带了几个回去；不过他们的储粮很少，他们不能再接收任何人了。黑暗持续，并无结束的迹象，千百万人可能会饥饿致死，但却无能为力。华达士觉得自己象个被成年人从危险中救出来的孩子似的。在盲人院里，他们给了他一杯牛奶和几片多士，虽然他有了着落，但心中越发惦念着家里那些朋友了，他们听到每一个声响都会心儿直跳，他们在挨饿，等着他回去呢。他把心事讲给瓦斯哥听。他们商量了一番。那公寓大厦很大，所有住在那儿的人都值得救助，但这样做是行不通的。华达士想起了那两个孩子，他要求他们给他带路，要不他就自己回去。他站起来要走，碰到了什么东西，摔了一跤。瓦斯哥记起他说过那儿留了一浴缸水，而水正是他们所急需的。他们带了两个大型的塑料容器，瓦斯哥带领华达士到街上去，他们用一条小绳绑住他们的腰部。

瓦斯哥对这一带很熟悉，尽可能快地步行，选择最好的路线，一路讲出街名，当听到可疑的声音或疯狂的叫声时，就改变



路线。瓦斯哥停了下来，轻声说：“准是这地方了。”华达士向前走了几步，认出了门闩。瓦斯哥悄悄吩咐他脱掉鞋子，他们不得不弄出任何声音地溜进去。他们把鞋子绑在绳上，走了进去，华达士走在前头，一跨两级地走上楼梯。一路上他们碰倒了东西，听见门后传出语无伦次的叫声。

到了四楼，他们走到他邻居的寓所去，先是轻轻敲门，接着敲得更响些，但没有人回应。他们就到华达士的寓所去。“是我，华达士啊，让我进来吧。”他的邻居发出一声惊叫，就象无法置信似的；把门打了开来，伸出手臂让朋友抓住。“是我，我没事，各人都怎样了？我带了一个朋友回来，他救了我，还知道路呢。”

在浴室里，他们把那两个塑料容器装满了水，瓦斯哥用布条子把它们绑在两个男子背上，他还帮忙找了些他们能带得走的有用的东西。他们全都把鞋子脱掉，排成单行，手牵着手，动身下楼梯。他们走得很匆促，无可避免会被人听到的。在楼下，大门旁有人在问：“你是谁？”没有人回答，瓦斯哥拉着他们全都跑进大街去，他们一个跟着一个，慢慢走远，要追上他们是很难了。

回程花了更多时间，因为带了小孩，同时还不时停下来听听附近的声响。他们回到盲人院时已筋疲力尽了，就象打了一场胜

瓦斯哥拿了燕麦粥和牛奶给他们吃，就走去跟他的同伴商量，如果黑暗继续下去，怎样才能求生。另一个盲人给他们弄了十睡的地方，他们好久没睡了，这次一倒下就熟睡过去。几个钟头后，瓦斯哥来把他们唤醒，说他们已作出决定离开这盲人院，到城外几里路一个盲人院所有的模范农场去避难，他们这儿的储粮已维持不了多久了，要再补充它们而不冒危险是没有办法的。

虽然路较长，他们计划跟着铁路线走，铁路就隔盲人院几个聚集的房间地方很大，喃喃的耳语汇成了一片持续不断的嗡嗡声。瓦斯哥一定是年纪比较大，在其他入当中有点威望。他告诉他们，如果希望生还，对他们的处境作完全现实的估计是必要



复活的神经思维

的。他首先告诉他的盲人伙伴，肯定那种使其他人备受折磨的黑暗，对他们来说并非什么新东西。他们收留了十一个人进盲人院，加±早先住在那儿的十二个盲人，一共有二十三人。可以食用的食物仅可供他们维持六天或七天。等待和希望在这段时间内二切会回复正常，是极冒险的，更不用说还可能遭到迷路和饥饿的人袭击和抢劫了。正常情况下模范农场里有十个人，他们种植多种作物，有大量储存的食物，而且有大量的饮水，如果小心使用和定量分配，这可以保证他们能生存很长一段时间。合作和服从一切决定是绝对必要的，他们得在沉默中离开盲人院，任何叫唤也不要理睬回答。

那些盲人把装满东西的布袋、衣箱和盒子分派给了各人携带上路。华达士一声不响站在那儿，帮不上忙，他心里在想，以前有好多次他曾在这些人身边走过，他们戴着黑眼镜，拿着白棍子，头僵直地总是望着前边，真的，他总是对他们感到难过同情，唉，可他们那时又怎么会知道，有朝一日他们竟成了些具有魔术的保护人，具有能力拯救别人，救那些有血有肉有思想和没有用的眼睛，跟他们同样的人呢！

他们象登山运动员似的，四人一组，用绳子串起来，最拿不准的路程就是穿过所有街道一直走到铁路这一段，要求他们保持绝对沉默，他们在黑暗中听到的不知是谁的狂叫，会变成他们必须回避的小小障碍。这队伍，带着食物，避开了那些乞求一片面包以苟延残喘的人们。当这一队遇难的人由瞎子带头，在这最古怪的奔逃中穿过黑暗时，风吹来了各种各样的叫喊。当他们的鞋子触碰到无头无尾的铁路路轨时，那紧张劲儿才稍为松了口气。他们的行程变得痛苦难挨；他们得量着步子走，避免在枕木上绊跤。时间过去了；对于华达士来说，活象过了好多个钟头。突然，他们停住了。在他们前边，有一列火车或一些卡车，瓦斯哥单独前去侦察，一声耳语，口口相传，又使他们重新上路了。他



们得绕过卡车，声音是从那些卡车中的一个传出来的，他们经过那车厢时，心扑通扑通地乱跳，耳朵几乎碰到了那些木门。有一个人或一只野兽，被锁在里边正在垂死……一切都抛在后边了，他们疲惫的脚在没有尽头的路轨上移动着。在这恶梦似的隧道里，华达士感到自己活象一个蒙上死亡面罩的死囚似的，黑暗把他全部的生命和全部意识的集中力，都贯注在他的脚上，脚在两道平行路轨之间的有限范围里，沿着高低不平的碎石拖沓着前行。

当绑着他腰部的绳子把他拉着走上一条泥路时，他感到吃惊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意识到他们已到了乡间。那些瞎子怎能找到准确的地点的呢？也许是通过他们的嗅觉吧，树木象熟透了的香橙一样散发出阵阵的香气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他认出那香味，那是按树的气味。他可以想象得出，它们笔直地并排种在路的两边。队伍停止前进，他们已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。到这时，为了避免饿死的生死搏斗结束了。

盲人给他们弄来了一些冷粥，似乎里边有麦皮和蜂蜜。瓦斯哥带领他们通过重重难关得免于死，他们有了避难之所和食物，而那些留在城里的，病倒在医院里的，还有那些幼小的孩子呢？没有人能知道，也没有人知道了。

当华达士还在他居住的公寓左邻右舍走动时，他还记得那些建筑物，家具和物件的形状。在这新的环境里，他那毫无经验的手指到处触摸，也分辨不清这四周的关系。

在菜园有胡萝卜，西红柿和青菜，在果园里有些成熟了的果实。他们平均分配口粮，孩子们稍为给多一点。他们在担心，在没有阳光这么多天之后，青菜会不会枯萎掉。管理那细小的鸡栏的人说，他自太阳停止照耀后每天都要去喂鸡，可是它们从那时起一直不生蛋了。

由于直接危险的紧张已经放松，华达士感觉出黑暗所引起的

反应，他要跟人讲话，眼睛不能对着对方的方向了，也不需耸起眉毛或点头以夸张争论了。讲话而看不到任何人，往往会引起怀疑，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听。他脸上的肌肉现在更瘦削了，他察觉到自己象盲人一样面孔木无表情，谈话也失去了自然，一碰到对方没有立即回答，就像别人没有听到似的。

华达士在学习着，他能发现以前没发现到的洞或不规则的物件，他的手现在能认出触摸过的物体表面了。但当他的手和脚碰上了新的路，只有声音才能指引他，要不他就得向盲人呼喊求助了。

他们是在没有了光线的第六天，气温冷了下来，但在每年这时节也还是正常的。看来太阳一定仍在暖热着大气层，黑暗的自然现象不可能是一种宇宙的规律。有人从《圣经》里引经据典地说这是世界末日，另一人又提出这是被另一个星球神秘入侵。瓦斯哥说，即使不用看表仍能分得出日夜之别，华达士则认为这只是生活习惯使然，生理已习惯了工作和休息的交替。时不时有人会爬上放在外边门边的一把梯子，把头向四方转动，有时他们看到一点点迷糊的亮光就会兴奋地喊叫起来。每个人都兴奋地走向门口，他们向前伸出手摸索，有些人还是走错了方向，撞到墙壁，他们都在问：“你在哪儿？你看到东西了吗？它是什么？它是什么？”这种情况反复多次，慢慢那种“有人看到了什么东西”的兴奋就消失了，经过多次试验与讨论，证实黑暗还是完全没变。

获救的人们在他们所说的东西里，总是显示一种可以察觉得出的悲苦忧悒的调子，当他们尽力说些快活的词句时，黑暗又隐没了他们唇边的笑容和眼中的生气；瞎子在他们讲话中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。你在瓦斯哥讲话的声音中可以更清楚地察觉到那种行动自如、动作有确信的人所具有的态度。那些过去拿着白色拐杖、戴着黑眼镜，惯于低声下气地问人哪部公共汽车来了，